

3

上田攻防战

池波正太郎 / 著
班 健 / 译

真田 太平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真田太平记◆上田攻防战

班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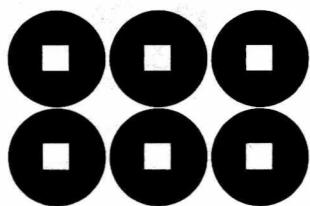
北京汉阅读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 七曜文库

池波正太郎

IKENAMI SHOTAR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章 上田攻防战

第壹话

忍者们的报告纷纷送来。这些报告如实反映出了上田城的防卫和兵力，家康分析之后，认为：“以一万兵力便可攻陷上田。”

四十四岁之前，德川家康几乎没生过病。

痛不是内脏器官的疾病，却是家康第一次在战场以外的地方，体会到肉体在生死间徘徊的痛苦。

如果我就这样离开人世，德川家族会怎样呢……家康深感忧虑。

家康的重臣本多平八郎忠胜曾说：“表面上看不出有何变化……但我们这些一直陪侍大人身边的人能明显察觉，大病初愈后的大人，其处事方法和往日完全不同。”

言下之意，家康变得更坚忍、更慎重了。

若织田信雄再跟羽柴秀吉闹翻，就算他亲来寻求家康帮助，家康亦不会再像小牧·长久手之战时那样斗志昂扬、霸气外露了。

家康深知儿子秀康、秀忠都太年幼，不能把天下大业交给他们，所以决定抓住机会和秀吉讲和，但又不能让人看穿他的这些忧虑。

病情稍一好转，尚未能完全下床之际，家康就吩咐重臣们道：“加快准备，进攻上田。”

忍者们的报告纷纷送来。这些报告如实反映出了上田城的防卫和兵力，家康分析之后，认为：“以一万兵力便可攻陷上田。”

重臣们的看法同样都很乐观。

上田不是一座地势险恶的山城，根据德川军攻城作战的经验，不免让人觉得上田不难攻陷。

倘是岩柜，真田昌幸会凭借地势据守，德川军无法轻易攻克。如此一来，德川军的战线就会拉长，大军补给就会变得困难，从而碰到小牧·长久手之战时羽柴秀吉所面临的困境。

但若是进攻上田城，就没有这些顾虑了。德川大军可以在千曲川两岸的盐田平一字排开，逐渐逼近上田。

军队补给方面更是无需担心——和上田相邻的甲州，已是家康的囊中之物。所以，家康才说：“二十日后，我亦出阵。”而重臣们则认为大病初愈的家康没必要亲自出马。

家康采纳了重臣们的谏言。换言之，他根本就不担忧此战。在进攻上田的大军编排上，家康也没派出本多忠胜、榊原康政这些头等重臣，而是让远州的二俣城主大久保忠世及一直被家康弃用的平岩亲吉这些二级部将来担任进攻上田的指挥。

家康的长男信康切腹之时，平岩是他的辅臣，所以家康事后便将他闲置。此番上阵，平岩亲吉十分踊跃，只因家康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德川的进攻大军据说有七千甚至一万以上。

家康下令在骏府整军——骏府，就是现在的静冈市。当时，德川家康的本城是远州浜松，但就地势而言，浜松作为大军的集合处无疑略显狭小。家康因此有意将本城迁至骏府。

骏府气候温暖，位于安倍川东一望无际的平原之上，地处要害，历朝各代都曾在这里设城。

往昔的骏府是今川氏大本营，年少时的家康曾作为今川义元的人质，在骏府生活过一段时间。义元被织田信长打败后，其嗣子今川氏真不堪忍受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的攻势，最终离开骏府，据说眼下正潦倒没落，栖居京都的某处聊以度日。

坊间称今川氏真是个蹴鞠天才——所谓“蹴鞠”，是京都举朝公卿们都喜爱的一种游戏。据说他每天早起梳洗之后，只要有空就会去踢球。所以，他没有继承家业，当上战国时割据一方的大名。

话说回来，骏府只是今川氏当时的居馆，尚不算武将的“城”。当然，居馆也有城防、战壕、堤台，但后来武田军攻城之时，这些设施都被他们烧毁，被完全破坏掉了。

德川家康这次在骏府集合大军进攻上田，正有顺便进行骏府城的工事建设之意。

这是一种给全天下人看的“示威”行动。

针对外界流传自己暴死的传言，家康必须展示一下威势。而且，他打算让不听话的真田昌幸彻底变得服服帖帖。

家康告知小田原的北条父子：“我会亲自攻下上田。所以你们无需担心，只管进攻上州的沼田便是。”

因之，北条父子发出了进攻沼田的命令。

盛夏将逝。

第貳话

“一日便可定胜负。”

德川和北条大军的动向，被草者巨细靡遗地报知了上田城。

壶谷又五郎把分布京都、大坂、近江的大部分手下都召了回来。

这些草者化装成四处行走的商人、朝拜者、云游僧或是山间修行的僧侣，潜入浜松、骏府至小田原一带。

无疑，德川家麾下甲贺、伊贺的忍者肯定潜进了上、信两州。

对前来刺探军情的忍者，真田昌幸的态度是置之不理。他苦笑着说道：“藏也藏不住啊。若在岩柜还能封锁消息，但上田城满眼都是敌人耳目。”

不愿掩饰劣势，反倒希望将军情全部暴露给家康知道——这就是昌幸的意图。

面对敌人近万军团的进攻，昌幸只有两千兵力迎战。

他不能把沼田、岩柜的兵力全部调到上田。

“既然如此，就让源三郎来上田吧。”

昌幸充分了解岩柜城代矢泽赖康及长男源三郎的战将价值。

眼下可以暂且不管岩柜。虽然有部分北条军进入了吾妻山的中山城，但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仅凭三五百人的小部队，绝无攻下岩柜的可能。

倘若北条军没有占据进攻沼田城的有利地形，中山城的敌人就不会出动。而且，名胡桃城主铃木主水正替昌幸密切监视着中山城的动静。

因此，昌幸决定将兵力三分，由出色的将领统领各路。

源三郎信幸带兵五百，从岩柜进驻上田。

凝视着来到主殿大堂的源三郎，昌幸甚感惊喜——这孩子虽仅二十，却是威风凛凛，沉稳大方。

很明显，源三郎决意要打这场必败之仗。

真田昌幸有了死战的觉悟，绝不苟延残喘。

最近，源二郎幸村变得有些古怪。源三郎因此双手抱拳，喊了一句“父亲”，异常冷静地问道：“要不要让上杉把源二郎接走？”

“嗯？”

“若不然，就在战争结束后，把源二郎派去春日山吧。”

“战争，结束……”

“是的。”

（我的儿，你觉得这战争会如何收场？）

“三河守大病初愈，想来不会主动上阵。”

“的确……”

“那么，事情就一如父亲所想了。”

“你也这样认为？”

“对。三河守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嘛。”

“嗯。”昌幸颇有同感地点头附和。

为了麻痹敌人，昌幸才故意将上田城的内外都暴露在敌人眼前。

“我们完全可以据城而战。”

“不，盘踞城内只会被围攻。所以，我要出城作战。”

“出城战斗的应该是我们。父亲您必须待在城内。”

“非也……”昌幸欲言又止。

“总大将不能离开本城。”源三郎淡然对父亲说道。

这话就像千斤大鼎，压在了昌幸头上。

昌幸有些不快，一时沉默不语。

一旁的矢泽赖康也赞成源三郎的意见。

“此战必须速战速决。”源三郎又说道。

“当然。”昌幸也如此认为。

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兵力上不占优势的一方便越会被动挨打。

“一日便可定胜负。”

“这样啊……”真田昌幸仿佛听懂了源三郎的话中真意，只好说道，“这样啊，我知道了，源三郎……”

“您明白了吧。”

“嗯，嗯！你的心意，我领了。”

源三郎人高马大，纵是坐着，看起来都像是在俯视身材矮小的父亲。

平日里不愿入耳的话，此刻的真田昌幸却没有反驳。听完源三郎这番话，他终于想通了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如何抗衡兵力五倍于己方的德川军，昌幸此刻已是胸有成竹。

源三郎信幸真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作战的细节问题犹需斟酌，但昌幸决定既不出城作战，亦不采用防守战术，不会让全军困守上田。

源三郎和矢泽赖康退下后，昌幸久坐地炉间，命人送来酒菜，自斟自饮。

源三郎所想，似乎就是我所思啊——昌幸思忖着。

果然如此的话，源三郎信幸无疑是个让人恐惧的家伙。

（一日定胜负的作战策略……除此再无他法。然而，源三郎竟比我先想到了这个策略！）

昌幸本就打算利用熟悉的上田台地，主动迎击敌军先锋。

他要以雷霆之势痛击敌人，打击一直轻敌的德川军的气势。昌幸把一切都赌到了这场一日决战上，但如何才能摧毁敌方斗志，给予他们致命一击呢？

昌幸百思不得其解。

此前，昌幸曾几次出城考察作战地形，调研作战策略。他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很多构想，但其中决定性的一个要素，直到今晚之前，都迟迟没有结论。

现下，昌幸知道该怎样做了，而且意识到了一个先前一直没有察觉的问题。

他要以总大将身份留守城内，由源三郎和矢泽赖康带兵出城。

而且，拜源三郎那句“一日便可定胜负”所赐，昌幸瞬间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作战策略，一个他先前完全没有想到的杀招。

“嗯……好……”昌幸饮着酒自言自语，双目中光辉熠熠。

只要决定了作战的基本方针，成功克敌的办法就会源源不断地浮现脑中。

“有没有人在？”昌幸大喊道。

在走廊下守候的家臣应声而入。

“源二郎现在何处？”

“他和源三郎公子一起，都在小山田夫人屋内。”

“这样啊……”

“要去叫他吗？”

“那倒不必。”

这时，一名家臣从走廊外匆忙跑进。

“大人，越后使者到。”

“深更半夜的，有何要事……”

三名全副武装的骑士，从上杉景胜那儿一路飞奔到上田。

昌幸站起身来，心下暗自思量：想必出大事了。

第叁话

丰村的变化如此之大，竟使得某些家臣暗自议论：“大人是不是身体不适？”

上杉的使者带来了好消息——景胜捎话称：“我命海津城代须田满亲在川中岛集合兵力了。一旦有需要，他们就会去上田帮你。”

只因羽柴秀吉密令景胜：“助真田一臂之力。”

秀吉虽避免和家康直接作战，但若有他人和家康作战，只要能打击德川势力，对秀吉而言便是可喜可贺之事。

就算景胜不能去上田城和真田并肩作战，但只要把兵力集结到距上田仅十里远的海津城，便会给德川军带来巨大的影响。

而且，上杉景胜完全可以用“保卫自身领土”的名义出兵上田。

德川家康也好，北条父子也好，他们都知道真田和上杉是同盟。因此，当看到上杉要助阵上田之时，德川家康顿时明白：战事久拖，对吾不利。

如此一来，真田昌幸的计划就会如愿以偿。

昌幸隆重接待了上杉派来的使者，并在城内留宿他们一晚。次日一早，昌幸派了十余名骑士护送他们去坂木。

这一天的炎热如同盛夏。

接近正午，源三郎信幸以“很久没到砥石城看看了”为由，对弟弟源二郎幸村说道：“一起去看看吧？”

“好的，哥哥。我陪您去。”

兄弟俩叫上矢泽赖康，带着十余名家臣出了上田城。

当时，砥石城正在加紧修筑城防。虽然砥石曾几乎成为废城，但现在看来，万不可放弃砥石。

砥石位于上田城和真田庄之间。

一旦敌人攻不下上田，转而夺了砥石，那又会怎样呢？

那样的话，上田和真田庄及岩柜的联系通道就会被切断。

虽说这里几近废城，但砥石的城郭和箭楼并未被破坏。

“这是一座地势险恶的山城，只要有了驻兵，马上就能复活。”

源二郎骑着残月，对源三郎如此讲道。

“所以，源二郎你就进驻砥石吧。”

“哥哥……”

“让你指挥满城士兵，如何？”

“不，我要出城作战。”

“不行。”

“哥哥，你必须陪在父亲大人身边！”

“不行，你不能白白去送死。”

“理由呢？”

“战争结束后，你要去上杉那里。”

源三郎这话让人难辨真假。源二郎听了，有些反常地瞥了哥哥一眼，继而垂下眼帘，沉默不语。

陪侍在源二郎坐骑一侧的向井佐平次察觉此事，暗自思量着：“咦，有些奇怪……”

这一年来，源二郎变化很大，不再是早先的源二郎了。佐平次曾对妻子茂枝说过：“真不知该如何形容他这一年来的变化。”

以前的源二郎言行奔放，讲话辛辣，不顾对方颜面，有时却又天真得像是五岁毛孩。从未有事情让他烦恼，也从未见他担忧某事。

然而，佐平次近来几次看到幸村久坐砥石城的居馆，凝神贯注，深深思索。他对待家臣们的态度同样有着三百六十度的变化，不但变和善了，而且再没做过什么任性胡来的举动。

幸村的变化如此之大，竟使得某些家臣暗自议论：“大人是不是身体不适？”

而茂枝却这样评价源二郎的变化：“源二郎公子长成大人了呢。”

“这样啊……”佐平次点头附和，但内心不免存着一丝疑虑——当真如此？

越接近砥石，山石、田野、道路就越让人有一种紧张之感。

平静、湛蓝的天空下，随处可见苦力搬运着木材和石头，以及骑着马指挥吆喝的半武装的家臣们在流血流汗地劳作着。

从上田到真田庄的路上，到处都是人马和货车的队伍。

真田昌幸将上田城附近的居民都撤走了。虽然是和上田城一起建设起来的城下町，此刻亦唯有放弃。

居民可以迁去真田庄，可很多人为了躲避战火，纷纷逃往他国。

源三郎从岩柜带来的五百将士已进驻砥石城，再加上从上田调来的两百人，总共七百兵力。